

● 长篇小说
孙汝春 / 著

玫瑰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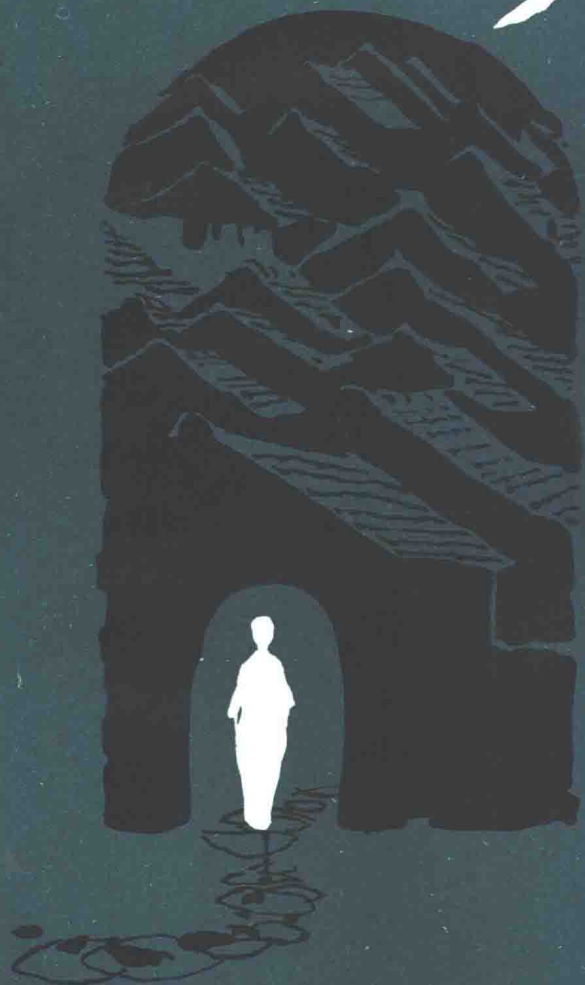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4
5
G1931

玫瑰吟

● 孙汝春 /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吟/孙汝春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12

ISBN 7-5059-2345-5

I. 玫…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 第 18232 号

玫 瑰 吟

孙汝春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廊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2 插图 304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59-2345-5

I·1715

定价:16.00 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苏北平原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小镇农民大办企业的长篇小说。

女主人公为摆脱贫困，经受着生活和爱情的痛苦折磨，终于从绝望中获得新生，成为大时代的对社会卓有贡献的年轻农民企业家。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中，劳动人民用燃烧的心灵之火焚毁封建的锈蚀锁链，以铿锵的脚步迈向了小康之路。勾勒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农村经济改革的壮丽画卷。

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感叹的真实感。是当代近期不可多得的力作。

责任编辑：周完淳
作者：孙汝春

I247.54

5

玫瑰吟

登 记

No

- 1、为了充分便利读者和提高图
利用率，读者借书应按时归
- 2、图书不得污损、折角、涂写
毁或遗失，否则照章处理。

No 2-

第一章

端午节，芙蓉镇的年轻的妇女集合在女人河边，烧香礼拜，待河中那条竖着龙女塑像的大船驶过时，都脱去外装，露出游泳衣跳入河里洗浴……

这是传统的节日，芙蓉镇也是包粽子，孩子们也扣绒线，就是这女人们都得下河沐浴显得有特色。这天的女人河两岸挤得人山人海。男人们一饱眼福，尽情地欣赏女人河上如彩云飘过的花朵。有的人挤不上河岸的就爬上镇上的房顶观看；有的人实在挤不上河边房顶的就在远处的楼房顶用望远镜独自欣赏。

从女人河的桥头不远处的两层楼楼顶上，副镇长胡玉栋的大儿子胡兵捧着足有一尺长的望远镜，边看边手舞足蹈。就看他把大腿一拍叫起来：

“帅，太帅了！刘四柱的女人桂芳太美了。”

站在他一旁的芙蓉镇书记王法东的二公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连忙抢过胡兵手中的望远镜，刚要观看，又被胡兵夺了过来。

“你他妈小子吃独食。”

“别废话，你瞧，你瞧，这丰腴的胴体，胸前那对挺挺的……”

“真他妈美的带劲，你再不给我看，我就把你推下楼去！”

“别说傻话，我的妈呀！全游过来了。桂芳还是游在最前面。”

二公子再也忍受不了胡兵这催魂似的拍腿大叫，他火速地从胡兵手中夺过望远镜看起来。

“我说王灿明，你小子不够哥们儿的，这望远镜可是我的，别不知趣喔，快还给我！”

“咳唷！我看到了，四柱子媳妇的蛙泳真帅，那圆屁股一忽水底一忽水面，就像他妈的十五的月亮那般的美！”

胡兵一把抢过王灿明手中的望远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把镜头对准了水面。王灿明只好站在一边看着胡兵而干着急：

“我说胡兵哥，你看了这么大一会儿了，也该过瘾了。让我再看一眼行吗？”

胡兵把望远镜交给了王灿明说：“要看就快点看，别叫我急着就是了。”

王灿明捧起了望远镜，不一会儿就又叫了起来：“这他妈哪里是人，都他妈的仙女下凡。你看，都游到桥边了。桂芳踩水的姿势好看极了，半个身子露在水面。”

他的话音一落，后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拳。“你两小子不安好心！”

王灿明抬头一看，原来是四柱子。

“柱子大哥，你怎么也到这里来啦？”胡兵拉起王灿明的手转身要下楼，四柱子一把夺过他们的望远镜，说：“让我也看一看芙蓉镇这些花朵能有怎样的美。”

“要看别看别人，就瞧你自己的女人就够过瘾的。桂芳可是鹤立鸡群喔！”

“没你说的。”四柱子通过望远镜在女人河的水面上寻找桂芳。他发现了女人河里的女人们好像比去年都要胖了点。在这些女人中去年还是瘦如干柴的邻居周翠花，如今却显得比一般人又白又胖。就在翠花的前头，桂芳足实的出众……

“我说柱子哥，把望远镜还给我吧。”柱子把望远镜交给了胡

兵就下了楼……

四柱子仗着五大三粗有力气，来到河边一鼓劲挤上了桥面。他发现邻居刘勋仁后，就朝他肩膀上使劲一拍说：“你小子好眼福啊！”

正在聚精会神观看的刘勋仁被这使劲一拍吓了一跳，猛一回头就看到了四柱子，“柱子老弟，你朝桥东边看，你的媳妇多带劲，要不是咱们是邻居，经常看见她，还当是真的龙女下凡呢。”

“没那回事。”四柱子边回答边朝河中看，他发现桂芳的游泳姿势还真是熟练。一会蛙游，一会仰泳，不断地变换着姿势。在这一大群芙蓉镇的女人中，桂芳还真是拔尖的美。他不禁深深叹了口气说：“咱们芙蓉镇真个美起来了……”

从芙蓉镇的十字街头向东走了三里路就是东郊的一条小街。很早以前，这条街只有几户人家居住。这里的穷苦人只有靠在女人河打鱼摸虾为生。这条小街上祖居一户姓张人家，祖孙三代都是这里出了名的捕鱼能手，因此，生活过得还算凑合。赶上一年大旱，这张家的长子张俊被逼无法，外出挣钱糊口，这一去就是几年没有音信。那张俊的妻子王君带着一个女儿活活守了十年的寡。待到女儿年满十六岁时，她就觉得生活有了依靠。

张俊的女儿，乳名小芳，因此学名就叫桂芳。她妈爱如掌上明珠，家中大番小事不让桂芳去做。桂芳很有意见地对她母亲说：

“妈，我都这么大了，你不让我多懂得点生活，恐怕将来什么事都不会做。你疼女儿，还不是害了女儿吗？”桂芳妈听着女儿的话，自觉是个道理，也就摸着桂芳的头说：“儿呀！妈是疼你，怕你累坏了。”

“妈，你年纪大了，应该少操持点家务，让我多做点，也好让

女儿报答你呀！”

张俊妻含着泪望着已经懂事的女儿，还有什么可说呢，她心里不打一处欢喜。

桂芳二十岁时，上门提亲的前脚走后脚又到。可真把桂芳的妈说破了嘴皮也打发不了这些好心的大娘大婶。因为桂芳心里有数，她的婚事早已有了着落，她爱上了街西头的刘四柱子。她妈无论如何对提亲的人讲明情况，就是不行。门东王四姐竟然挑拨离间地说：“大婶子呀，你女儿如果和刘四柱子结亲，真是朵一鲜花插在牛粪上啊！到头来这姑娘是青蛙奔进粪塘里——自找脏水喝！”

这话被桂芳正听着，她进门冲着王四姐说：“狗捉耗子——多管闲事！我受不受罪管你个球。你整日到我家唠唠叨叨，也不嫌讲的话多臭人！”“死丫头，别不知好歹，你四姐也是为你好呀！”

“好什么？还不是为她那个大哥玩弄心眼。妈，你别听她胡言乱语。世界上还没听说过黄鼠狼能向鸡施舍……”

“别再说了，你四姐还不是为你好！”

王四姐听了桂芳这番话，本来是火冒三丈，但她心里有鬼，被桂芳揭穿后，她自觉理亏，只好忍了，不再说什么，来个河上放根木头——勉强走人了。桂芳暗自觉得好笑。

这王四姐，论家境在街上也算是冒尖户，就是她的大哥王勇志不争气，论小伙子也是长得出众，算得芙蓉镇这条街上数得上的后生，就是生来一副犟德性，赌钱嫖娼，喝酒斗殴没一样不会。这芙蓉镇上能有哪家的闺女愿找这样的后生结为伴侣呢？正如他四姐所说的那样“青蛙跳进粪塘里——自找脏水喝！”王勇志二十有八，东求媒西托人。眼看到了而立之年，这娶老婆的事就

成了王家门上的一大难题。王四姐就把目标放在桂芳的身上。她认定桂芳和她妈孤儿寡母的生活艰难，虽然桂芳有几分姿色，这穷得叮当响的家境也得有个好人家照应。所以她才敢大胆地向张桂芳母亲进攻。其目的想在她母亲这里打开缺口，以后慢慢地说服桂芳。所以，桂芳一出门，她就到张家门上说三道四，久而久之，桂芳觉得厌了，难免要发脾气。这四姐用心良苦，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入非非！

有一次桂芳病了，躺在病床上。王勇志提上糕点跟在他四妹的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进病房，说：“桂芳，我和妹妹看你病成这样，来看看你！”桂芳睁开了眼，也觉姐弟是真心对她好，也就说：“多谢大哥四姐了。”

这王勇志得寸进尺，他看桂芳对他不拒绝，也就厚着脸皮一屁股坐在桂芳的床前，两眼直盯着桂芳的脸。桂芳也没有生气，反而温和地说：“大哥如果把坏习惯改了，咱们芙蓉镇这条街上又有谁个能说大哥你一个‘差’字呢！”

王四姐接上话说：“桂芳姐你近来不知，我哥已痛改前非了。近来帮你家担水劈柴不说，街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找他出去玩他都一概拒绝。不是夸海口的，哥可改得快，变得乖呀！”

桂芳笑着说：“那就好！”

这王勇志听得心里甜滋滋的，本来桂芳听王四姐这一讲，还真的对他转变了原来的看法，因为她听街上的人讲王勇志不再去赌场，这算是这条街上的一大新闻了。桂芳想过，没有不变的天，也没有不变的人，重在自己觉悟。可是这人呀，装出的怎么也会露馅。俗话讲：狐狸尾巴——藏不了。一高兴就会忘乎所以，王勇志是乐极生悲，他盯着桂芳那温和的眼神，心早就飞到“自由王国”了，背着王四姐悄悄地把手伸进了桂芳的被窝里捏桂芳

的大腿。桂芳难以容忍，猛地坐起来骂道：“王勇志，你太不是东西，快给我滚出去！”

她这一骂可吓坏了王四姐，刚才还是和风细雨怎么一下子就得雷声大作呢？她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激之下就跳了起来说：“桂芳你也太不像话，我和大哥来瞧你，你不但不承情还要骂我们，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一吵一闹，病房里的病人都围过来看热闹。桂芳气得两眼圆睁。对王勇志的不要脸的举动，她难以启唇，只是被委屈得流泪。

就看王四姐“得理”不让人，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桂芳这丫头，从小就靠吃我家的饭长大的，将恩不报反为仇……”

王四姐越闹，桂芳哭得越厉害。还是病房里的人劝来劝去劝得王四姐住了嘴。再一看，她大哥早已无影无踪了……

刘四柱子听说桂芳病倒了，从早上起来就忙活开了，他从鸡窝里抓了一只足有四斤重的老母鸡宰了。刘四柱的母亲特地为桂芳煮了鸡汤，装在罐子里让四柱子快点送到医院去。

医院在小街的西头，离四柱子家也不过半里路，这鸡汤送到医院也不会凉的。四柱子放快了脚步走进了桂芳的病房。他打眼看到桂芳在病床上哭泣，就来到床前用手摸着桂芳的头。桂芳还以为是王勇志又来缠她呢，她就头也不抬举手就是一掌打下去，这一掌打得四柱子手一松把罐子摔到了地上，鸡汤随着罐破泼了一地。桂芳一见是四柱子，心里羞愧难忍，跃下床扑到柱子的怀里，抱着四柱子的腰大声地嚎哭起来，弄得病房的人也不知所措。有个病人说：“这姑娘十有八九是患了精神病，刚和别人吵了架，你看又把这小伙子提的鸡汤打翻了。”

讲者无意，听者认真，四柱心想原来桂芳刚和别人吵了架十

有八九是桂芳误打了他，他也就不在乎桂芳这一狠命的一掌了。他捧起桂芳的头说：“芳，别哭了，有话就全吐出来，省得闷在心里难受。”

经他这一说，桂芳上了床，就前前后后把个王勇志和他妹妹来病房的事说了一遍。四柱听了也觉好笑，他对桂芳说：“就王勇志那副德性也能改好，除非太阳打西边出，前天晚上他还被派出所抓去训了一顿。据说还罚了二百元的款，是和暗娼鬼混的。谁信他们那一套鬼话！桂芳，你也别朝心里去，免得气坏了身子！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

经四柱子这一安慰，桂芳也就不再伤心了。病房里的人也大概听出了十有八九。一位大婶过来说：“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呀？”

桂芳看着这位大婶说：“他是我的朋友，刘四柱子。”

这大婶笑着说：“这小伙子不错，知情达理，刚才走掉的那姑娘简直是无理取闹，那个鬼头鬼脑的小子当她姐骂时就溜走了，想必是心中有鬼。”

“大婶，别议论这事了，看我这一闹惊动了你们不得安心养病，真对不起了。”

这大婶一听这话，心中很是赞叹：真是个好知书达理的好孩子。她转回身来从自己的病床上拿了两个煮熟的鸡蛋送到桂芳跟前，说：“姑娘饿了吧，大婶也没有好吃的，这两个鸡蛋就垫垫肚皮吧。”桂芳连忙礼貌地说：“大婶，这鸡蛋我不能要。你老人家也不容易，我住在这床上看到你连只鸡蛋都舍不得吃，只喝了点稀饭，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

“姑娘啊！大婶我虽穷，这两个鸡蛋还能给得起。别苦坏了身子。”说着就把鸡蛋硬放到桂芳的床上转身走开了。

四柱看到这好心的大婶心里很是激动。他一头撞出了病房

门，跑上了街买了四个面包和两瓶水果罐头就又回来了。他把面包和罐头拿了一半给这位大婶，这大婶死活不收，桂芳好说歹说才收下。这病房里的人都说四柱真是好小伙子，知情达理。桂芳的心好似蜜糖泡着，她亲昵地叫着：“柱子哥，你真好！”

四柱望着桂芳秋波荡漾的双眼，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情话却一句也没出口，只是抓住桂芳的手久久不愿放下……

桂芳出院那天，天上落起了雨。四柱子陪桂芳回到家，发现桂芳家的房漏雨，他就跑回了家找来了几个小兄弟冒雨修补了桂芳家的房子。这些桂芳妈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她暗暗为女儿找了个好女婿高兴。吃中饭时，她拿出了家中最好的菜做给四柱子的几个小兄弟吃。桂芳特地到街上买了一瓶洋河大曲。四柱几个人喝得好不热闹，给这个二口女人之家带来从未有过的欢乐。打这以后，柱子一有空就到桂芳家帮老人干活。无论桂芳不在家，他都卖力地干活。桂芳的母亲深怕累着了这未来的女婿，不免做了些好吃的给四柱补补身子。

这些事，王四姐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揣谋着要给点颜色给四柱子看看。她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坑害四柱子，就对王勇志说：“二哥，眼看着桂芳被四柱子夺去了，你真是没用。”

王勇志“嘻嘻”地笑着不言语。

“你这没料的哥，无怪人家都说你要做一辈子和尚的。”

无论他四妹怎样急他，他就是无动于衷。其实，这王勇志早就心怀鬼胎了。他日夜苦思冥想，一条毒计就在心中暗暗地定了下来。单等机遇行事。他料定桂芳是：罐子里摸田螺——走不了瞎爹爹的手！迟早她要就范，就不愁桂芳不成他的媳妇……

桂芳从街上的百货商店里买了香皂和搓澡巾转身出店，正巧和王勇志撞了个满怀。桂芳没好气地说：“瞎驴乱撞！”

王勇志“嘻嘻”笑着。他看着桂芳的背影，伸了舌头，心中暗语：桂芳妖女啊！他魂牵萦绕。蹒跚着来到柜台前，放下手中的酱油瓶，就对服务员李红艳说：“妹子，来一斤酱油吧。”

红艳抬头见是王勇志，那眉梢开展，一对小眼眯着说：“这半天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黄鸢哥可气得半死。她还骂你不是人，昨天晚上你玩了她上半夜也没给点小费。是吗？”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近日口气紧了，抓到就得罚款五百元呢！”

“看你紧张得，你不是说派出所有你表哥当所长吗？”“这又怎么啦！眼下是兴提层，派出所罚款的事可绝呢，嫖客和暗娼各罚五百元，加起来就是一千元吧！听说这抓嫖娼的公安员可得百分之二十呢！”

“我的妈呀！公安局也来这个呀！”

“可不是嘛，眼下只认钱不认人，还什么亲戚呢？这一千元就有二百元的款是公安员的。如果犯到所长的手，反正得给钱消灾。”

“没那么严重吧，前天……”

“打酒啦！”

“来啦。”李红艳高声应着，来到瓮子前，她拿起勺子掏了“酒”灌进瓶里。

这买酒的大叫起来：“我的妈呀！你这酒还怎么喝啊！”

“怎么啦！”红艳说着看酒瓶便“哈哈”大笑起来，王勇志近前一看也是笑个不停。

这买酒的可生了气：“我说你这店早该关了，我打酒你却卖了醋给我，心也不知丢哪里了！”

“别生气了，我赔你一个瓶子，再打酒给你不就得了嘛！”

买酒的也就不再多说了。

红艳卖了酒后又和王勇志攀谈起来。

“勇志哥，不知你整天忙些啥，还有西边那小客栈的张五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半老徐娘的到哪弄钱去？你这死鬼，答复替人家找个工作的，这可好，这女人没处去了，在家坐吃三空。我看迟早人家找上你的门，看你咋办？”

“我也不欠她的。”

“什么？你还不欠她的，我早就说你这人没良心。她家死了男人不到一个月，你就像驴癫疯似的一朝一晚朝她那跑，好歹给你缠上了，你又把人家甩了。我说勇志哥，这女人可不是好欺的喔，你得防点。”

“我怕什么，大不了给点钱就完事。”

“还是你钱多，有多余的也想着我红艳点喔！”

“那还用说，今晚我就到你处来，可要多准备点酒。咱们喝个痛快而后再……”

“别扯得远了，对了，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的！喔！是前天周小翠这死丫头撞到‘干子’（公安员）手里了。”

“‘干子’怎么啦！”

“这‘干子’还真他妈够凶的，把个小翠打了两电棍，小翠光着屁股喊爹叫娘。还好，这‘干子’就叫她穿起衣服，她这死丫头呀，胡言乱语交待了许多人出来。据说还交待了你也是玩过她的。”

“别说了，我这人就是这么坏吗？我可是对你好今后别人再也不罗嗦了。”“我说你就是兔子的爪子，落地就得跑。你要真的想着我，今后我也不再和别人……”

“那就看你的。”

王勇志走出小店，心里忐忑不安，这些日还真的要防点，恐怕撞上“干子”也免不了受罚挨整呢。王勇志一脚高一脚低心不在焉地走回了家。

晚上，王勇志闷闷不乐，他妹王四姐问他：“哥，你怎么啦？”

“没什么。”

“那你怎么精神不振啦？”

“酒喝多了。”

“那就回房休息去。”

王四姐铺好床。王勇志躺上去想他的事了。

桂芳吃过晚饭，烧好洗澡水放进洗澡桶里，就关起了房门脱去衣服擦身洗澡。桂芳妈来到房前顺窗听到屋里洗澡水声，她就回西房睡去了。桂芳用新买来的香皂搓着身。这时月亮已上了东边的树梢。她望着窗子的布帘外朦胧的月光，想着今天早上她陪着小姐妹中最可爱的张红云到芙蓉镇的一家饭馆打杂时，听说四柱子妈病了，她一直惦记着这事。柱子母亲已年过半百的人了，是个老病胎子。柱子的父亲虽然是个庄稼汉，身体还算可以，但是头发花白，这夕阳西下，离落入人生低谷也不远了。柱子的妹妹刘怡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不但不能操持家务，还要家里花钱让她上学读书。这四口人的家庭，重任就落在四柱子的身上。可四柱也只是初中毕业，谈做生意，他还是门外汉，说做手艺，也没有那个天赋。工作到哪去找呢，她真担心柱子那头笨牛担负不了这家人的重任。她真想早些嫁过去，让四柱子也好松口气，协助他做点什么。有条件的话，让四柱子做点小生意，填补一下家庭的亏欠……

桂芳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这洗澡水就凉了，她从澡桶里起来拖上拖鞋去厨房提了一壶热水又进了房里倒进洗澡桶。她坐进

温水里时就听到东窗口有轻微的喘息声，她抬起头来一看，立即从洗澡桶里跳了出来，连忙从床上拖了被单把身子裹住就骂了起来：“缺德鬼，天报应的，你回家偷瞧你妈不好吗？”

原来，这东窗口拉起的布帘拨开了一条缝。这缝外有人影晃动，凭感觉十有八九是门东的王勇志。其实，她判断没错。王勇志在商店和桂芳撞个满怀后，就发现桂芳买了香皂和搓澡巾，他胡思乱想，料定桂芳晚上洗澡。吃过晚饭就悄悄地从自家的院墙翻了过来。因为他家与桂芳家只有一墙之隔，翻墙就到了桂芳的房子东窗口，他在窗外细听房里有洗澡水声，就轻轻地拨开了桂芳窗户的布帘。恰巧桂芳从澡桶里起来去厨房提热水。这个该死的王勇志就在窗外把个桂芳浑身上下看了个遍，心里一阵阵燥热，暗暗赞叹桂芳是出水的芙蓉，那美玉一般的润滑肌肤，披在肩上的黑发如同黑色的瀑布滑肩垂下。当桂芳转身起来去提水时，那丰满的前胸，直刺得王勇志浑身酥麻，连喘息也急促起来，当他发现桂芳那杨柳细腰圆滑的尻子配这苗条的身材，实如仙女下凡。王勇志伸着舌头几乎把整个头部都伸进窗去。这窗外偷看，桂芳全然不知，当她加上热水又坐进澡桶用搓澡巾擦洗胸前时，王勇志喘息更加急促，这响声桂芳足以吓了个半死。

桂芳的举动和骂声使王勇志心慌意乱，转身翻墙就跳到了自家的院子，不料这慌忙中踩上了院里的鸡窝。这用柴禾搭起的鸡棚子哪能经得住他这汉子双脚踏踩呢？这鸡窝也倒塌了，窝里的十几只鸡满院地乱叫乱飞……

桂芳听到这东院的声音，气得落了泪，桂芳母亲起床来到桂芳房里问个短长。桂芳把经过讲了一遍，母女俩都气不打一处出，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女孩子洗澡被人偷看了，又怎好宣张呢？无奈，只好忍气吞声。